

进谏的技巧

晋升的资本

易彦 著

下

规劝上司或同僚
历来是一门艺术
劝得好
上司将对你另眼相待
给你更宽广的舞台
劝得不好
你将惹怒上司
被打入冷宫
但是
古今中外
属下走进上司的视野
乃至飞黄腾达
大多是通过高明的进谏
而获成功
视而不谏
更是一事无成

有志之士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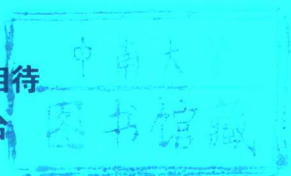
进谏的技巧

晋升的资本

易彦 著

下

规劝上司或同僚
历来是一门艺术
劝得好
上司将对你另眼相待
给你更宽广的舞台
劝得不好
你将惹怒上司
被打入冷宫
但是
古今中外
属下走进上司的视野
乃至飞黄腾达
大多是通过高明的进谏
而获成功
视而不谏
更是一事无成



有志之士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谏的技巧/易彦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11
ISBN 7-228-06127-6

I.进… II.易… III.说服-通俗读物 IV.H0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683 号

责任编辑 衣 壮

封面设计 东 腾

进谏的技巧

易 彦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16212 2825887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ISBN 7-228-06127-6/H·586 定价:49.80 元(上、下)



第十一章

装疯卖傻
心知肚明
保命进谏双获胜



1

朱棣装疯保命后 靠他人进谏而成为明成祖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嗣君的接续问题，造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也酿成了难以数计的豆煎釜泣的篡位权谋。

朱元璋晚年残忍嗜杀，太子朱标被吓得惊悸早死，又面临重新选择嗣君的难题。他想把皇位传给第四子燕王朱棣，学士（学士正五品，管侍讲，修撰等类）刘三吾一锤定音说：“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通礼。若立燕王，将置秦王、晋王于何地？弟不可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秦王朱爽、晋王朱冈、燕王朱棣、周肃同为皇后马氏所生。刘三吾援引继位以嫡以长的古礼促使朱元璋最后决计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

朱允文即位，改年号为建文，史称为建文帝。出于对强藩的疑忌，同亲信侍臣齐泰，侍读（掌讲经史，正六品）黄子澄密议裁削藩王势力，最顾虑的就是雄谋权略胜人一筹的燕王朱棣。

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俗语说：“人在人眼下，不得不低头”，意思都是说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

进谏的技巧

不低头退让，所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许多儿子，其中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象朱元璋，在太子朱标病死以后，朱元璋曾想立朱棣为太子，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二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无奈，只得立朱标的次子（长子已病死）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即位，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是个仁柔人物，朱元璋临死前为了稳定，已把朝内的强将谋臣诛戮殆尽，以防谋反。如采取守成之策，燕王朱棣坐镇燕京（今北京市），在全国稳定的局势下也不敢贸然蠢动。事情坏就坏在朱允文的的仁柔中还有阴柔的一面，即位伊始便谋议削藩。并重用智术短浅的齐泰为兵部尚书（管国家军事，正二品），黄子澄为太常卿（太常寺卿掌祭祀礼乐，正三品）。令守正有余而毫无权略的方孝儒为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原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后来就分封各地，成为藩王。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重兵，如宁王拥有八万精兵，燕王朱棣的军队更为强悍了。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无可虞。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



进谏的技巧

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唯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出去了，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则以为应先密布兵马，剪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和高燾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除觉得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个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定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飞马为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惟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他日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等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进谏的技巧

过了几天,建文帝的朝旨到来,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装疯卖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云。谢贵等人见状,相互对视了一下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谢贵二人还在不太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

进谏的技巧



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

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极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王拱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屋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漫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

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能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祥瑞呢？”

朱棣听了，转怒为喜。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丙、谢贵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改用洪武三十二年的年号，部署官吏，建制法令，公然造反了。经过三年的反复苦战，朱棣终于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并迁都北平，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明成祖。可他这是靠最下流的“装疯卖傻”而登上的皇位，这不是很令人深思么？

2

孙臧装疯脱虎口 后靠进谏报仇雪恨

战国时代齐国人孙臧，是春秋时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孙武的后裔，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他本来与庞涓同是鬼谷子的学生，但是庞涓嫉妒孙臧的才气，多次设计要陷害他，但孙臧利用装疯卖傻的方法先是保存了自己的性命，最后反而剪除了大仇敌庞涓，这一段史实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资治通鉴》(卷二)上载：“初，孙臧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仕魏为将军，自以能不及孙臧，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黥之。”那么，庞涓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原来他是用伪造家书的方法骗孙臧上当，再施毒谋以害同窗。

庞涓急功近利，先下山。下山后，受到魏惠王的器重，委以兵权。不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威名四著。当初庞涓下山时，孙臧洒泪相送，庞涓发誓说，如果自己发迹定邀孙臧同享富贵。但庞涓明知孙臧学识才能皆在自己以上，所以虽已发迹也不想实践诺言，怕孙臧前来夺宠分权。后来，墨子游魏时向惠王推荐孙臧，魏王问起庞涓，庞涓才情不由衷地写信相请。忠厚的孙臧见师弟有信来邀，并有魏王相召的话，便辞别



老师下山。

孙臆到魏国后在庞涓府中下榻。他很感激庞涓的举荐之恩，庞涓一副得意之色。翌日，孙臆随庞涓谒见魏惠王。

惠王亲自下阶来迎，礼数甚恭。惠王说：“墨子盛称先生独得孙武子秘传。我引颈盼望先生到来，如渴思饮，今蒙屈尊前来，大慰平生。”于是又转身征求庞涓的意见说：“寡人想授孙先生副军师之职，与卿同掌兵权，卿意如何？”庞涓回答说：“臣与孙臆同窗结义，孙臆是师兄，怎可以兄为副？不如权拜客卿，候有功绩，臣自当让爵，甘居其下。”一席话说得滴水不漏，很是得体。惠王当即准奏，拜孙臆为客卿，赐住宅一所，略亚于庞涓。庞涓这样做的目的表面是对孙臆的优宠，因客卿半为宾客，不像臣子那样受拘束，实质是不想让孙臆介入军队分他的兵权。孙臆对庞涓的安排很感谢，二人经常来往。

庞涓暗想：“听墨子说孙臆得到老师的密授，不知实情怎样，应探问一下。”就设宴请孙臆叙旧，喝酒之中谈及用兵之道，孙臆有问必答。孙臆问庞涓时，庞涓则张口结舌不知所云，他试探着问：“这不是孙武子《兵法》上所载的吗？”其实庞涓根本不知道孙武子《兵法》一书为何物，特意来诳孙臆的。孙臆以君子之心待人，全然不觉，顺口回答说：“是的。”庞涓说：“愚弟昔日也曾蒙先生传授过，但未尽心，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请师兄把书借我观览一二，几日后自当奉还。”孙臆说：“此书经先生注解详明，与原书不同，先生只让我看三天就收回去了。我手中也没录本。”庞涓又问：“师兄还能记住吗？”孙臆说：“依稀还能记得一些。”庞涓虽着急要知道具体内容，但不便于急催，只能暗寻机会。

过些日子，惠王要试探比较一下孙、庞二人的才能，就在

进谏的技巧

教军场检阅军队，命二人操演阵法。庞涓无论怎样变化花样，孙臧一看便知，能随口说出破阵之法。孙臧排成一阵，庞涓却茫然不识，就偷着问孙臧，孙臧告诉他这是“颠倒八门阵”，如果有人攻打就会变成“长蛇阵”。庞涓暗记后去向惠王汇报。惠王再问孙臧，所答与庞涓说的一样。惠王以为庞涓之才不下于孙臧，心中暗喜，对孙臧的重视程度自然大大不如以前。

虽然瞒过了惠王，但庞涓心中有数，回府后闷闷不乐，怕孙臧一旦被重用就会夺去他的兵权，便冥思苦想出一条陷害孙臧的毒计。一次两人私下相会时，庞涓很关切地问孙臧说：“师兄家族都在齐国，今兄已在魏国为官，何不派人迎来同享富贵？”孙臧闻言，含泪答道：“咱们虽为同窗，你却不知我的身世。我四岁丧母，九岁丧父，是叔父孙乔将我养育成人的。后来齐国内乱，旧臣多被诛戮，叔父和两位从兄孙平、孙卓带我逃难到周。因遇荒岁，我在周北门找个地方为人做工糊口，叔父父子不知所往。多年来杳无音信，不知他们流落何方了，哪还有什么家人可问。”说完已泪流满面了。庞涓又问：“然则兄长还怀念故乡坟墓吗？”孙臧说：“人非草木，谁能忘本？先生在我下山之前曾说‘功名终在故土’，今已做了魏臣，这些话再休提起了。”庞涓点头称是。

半年以后，孙臧早把和庞涓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一天上朝回来，忽然有个山东口音的人求见。孙臧问其来历，那人自称是齐人在周行商，并说孙臧从兄托其捎信给鬼谷先生处，听说已下山仕魏，故绕路而来，并递上一封信。孙臧听说是从兄之信，忙启封观瞧。信中大意说：兄弟离散日久，万分思念。你叔父已经去世。如今齐国已允许他们回国。请孙臧也尽快回去为盼。孙臧与两位从兄少年分别，自然不辨字体。见信之

进谏的技巧



后,不觉热泪盈眶。招待来人食宿后,写了一封信求其捎回。信的末尾说:“弟已仕魏,未可便归。俟稍有建立,然后徐为首丘之计。”(“首丘之计”是探望家乡之意。)又送来人黄金一铤为路费,来人收信而去。

其实来人根本不是山东的商人,而是庞涓的一位心腹家人,送信及诓回信都是庞涓精心布置的。拿到孙臧的亲笔回信之后,庞涓模仿其笔体将结尾的几句改为:“弟今身仕魏国,心悬故土。不日当图归计。倘齐王不弃微长,自当尽力。”然后拿着这封改过的信去见魏王,说:“孙臧果有背魏向齐之心。近日私通齐国,写有回书,被臣派人在郊外截获搜出。”惠王看过信说:“孙臧心怀故土,是不是嫌我未能重用呢?”庞涓说:“孙臧先祖孙武子是吴国大将,可后来仍旧归齐。父母之邦,谁能忘情?大王虽用他,他仍会心怀齐国,不能尽力。况且他的才能不在微臣之下,如果齐国用他带兵,必定是我国的大害。不如现在就杀了他。”

魏王迟疑一下说:“孙臧是我请来的,如今罪状未明而杀他,恐天下人会认为我害贤轻士。”庞涓见状,忙说:“大王所虑极是。臣当再劝孙臧,如果他肯留在魏国,大王重加官爵,如不肯留,大王可把他发到微臣那里议处,臣自有办法。”魏王应允。

从朝廷出来,庞涓又去见孙臧说:“听说师兄已得千金家书,有这件事吧?”孙臧忠直,就把信中大意说了一遍。庞涓同情地说:“弟兄久别思归,人之至情,兄长为何不向魏王请一两个月假回乡扫墓,然后再来?”孙臧说:“这们做恐怕主公会疑心,不会准假。”庞涓说:“兄试请一下,弟从旁说说情。”孙臧很感动。庞涓从孙臧处出来又进宫见魏王说:“臣奉大王之命

进谏的技巧

去劝孙臧留下，但他却执意不肯，且有怨望之语。如果近日上表章请假，主公便发其私通齐国之罪。”惠王点头称是。

第二天，孙臧果然递上一份表章，请假一个月回齐国扫墓。魏王见果如庞涓所说，勃然大怒，以私通外国罪将孙臧削去官秩，发军师府问罪。军政司奉旨，把孙臧押到军师府，庞涓故作诧异，听完王命，庞涓满面愁云地对孙臧说：“兄长受此奇冤，弟这就进宫去向主公力保。”说罢，即刻驾车入朝见惠王说：“孙臧之罪不至死，以臣愚见，不如处其刖刑和黥刑，使他成为废人。既保其命，又无后患，岂不两全？臣不敢自专，特来请旨。”惠王准奏。庞涓回到府中，哭丧着脸对孙臧说：“魏王盛怒，欲加兄极刑，愚弟再三保奏，好容易保住性命，但要刖足黥面。这是魏国的法度，愚弟实在无能为力了。”孙臧叹息说：“如今能保住性命，就是贤弟的大德了。兄终生不忘。”庞涓唤过刀斧手，把孙臧绑在刑架上，硬是剔去两个膝盖骨。孙臧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醒后，又用针在脸上刺“私通外国”四字，用墨涂上。庞涓在旁假装啼哭，并不时地挤出几滴眼泪。可叹足智多谋、满腹才学的孙臧竟被同窗害得终身残废，而且受完刑还未察觉是受同窗的陷害，也可从侧面表现出庞涓的阴险狡诈。庞涓因嫉妒而设谋陷害同窗学兄，形同禽兽，应当永远遭到唾弃和诅咒。

孙臧受刑不久，体质虚弱，又因两腿酸麻，不利于长时间坐立书写。而且他对近日发生的事常惶惑不解，因此写得很慢，每天只能写三两个竹简，庞涓派了一个名叫诚儿的小奴仆来服侍孙臧，同时监视孙臧的行动。几天过去，孙臧所写尚未到十分之一。诚儿见孙臧无辜受害，甚是可怜。几天的相处，他被孙臧诚实和蔼的品格所感动，暗生怜悯同情之意。



进谏的技巧

一日，庞涓忽把诚儿叫去，问孙臧缮写进度怎样，诚儿说：“孙先生因为两腿不方便，长眠短坐，每天只能写两三个竹简。”庞涓一听，非常生气地说：“这样迟慢，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你给我加紧催促，不得怠慢！”诚儿对庞涓身旁的一个近侍说：“咱们军师是请求孙先生缮写，何必这样催逼？”近侍悄声说：“你有所不知，军师和孙先生，表面上虽然很亲近，内心实际上非常嫉妒，所以保全他性命就是要得到他的兵书。等缮写完后，就要断绝他的饮食，结束他的性命，所以才有些着急。不过这可是绝密之事，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诚儿回去偷偷把这些话告诉了孙臧。孙臧一听大惊失色，心想：“原来庞涓竟如此无情无义，这样的人岂可把《兵法》传授给他？”但又转念：“如果我拒绝缮写，他必然发怒，那么我的性命就保不住了。”正苦于无脱身之计，忽然想到自己下山之时，先生曾给予个锦囊，并嘱咐说：“到最危急时方可打开看。”现在是时候了。于是偷偷把锦囊打开，只见一副黄绢上写着“诈疯魔”三个字。孙臧暗暗佩服先生的先见之明，心中盘算着如何行动。

当天晚饭时，孙臧刚要拿筷子，忽然昏倒在地，装作要呕吐的样子，一会儿又双眼圆睁，大喊大叫说：“你为什么用毒药害我？为什么用毒药害我？”把饭菜餐具、瓶瓶碗碗打的打、砸的砸，取过写好的木简，一个个投进火中，转瞬之间尽皆化为灰烬。不一会儿又扑身倒地，口中模模糊糊地骂个不绝。诚儿见状，不知是诈，非常惊慌地去报告庞涓。第二天庞涓亲自过来观看。只见孙臧蓬头垢面，满脸唾沫鼻涕，伏在地上哈哈大笑，忽然又嚎啕大哭。庞涓疑惑地问：“兄长为何而笑，为何而哭？”孙臧顺口胡说道：“我笑魏王竟想要害我性命，我有十万

进谏的技巧

天兵天将相助，怎奈我何？我哭的是魏国若没有我孙臧，没有人可作大将。”说完，又睁大眼睛瞪着庞涓，眼珠明亮，口里嚷道：“鬼谷先生，请你救我孙臧一命！”庞涓说：“我是庞涓，你不要认错人。”不管庞涓怎样解释，孙臧就是拉着他的衣袖死乞百赖地哀求救命。庞涓命左右把孙臧硬拽开，到一边问诚儿，孙臧是何时发病的，开始时的症状怎样，诚儿一一禀明。庞涓对疯魔也有些常识，觉得孙臧发病确像精神方面的问题。但仍怕其是装疯，就命左右的人拖着伤残肮脏的孙臧把他扔在猪圈中。圈中猪屎污秽，孙臧竟躺在其间，身上沾满稀屎。庞涓又派人送些酒食给他，并欺骗说：“这是我们这些小人可怜先生到了这种地步，聊表心意，元帅并不知道。”孙臧此时已知道庞涓在害自己，自然加强防范，立刻把饭菜打翻，吼道：“你们又来毒害我了！”去的人拣起猪屎和土块递给他，他却放到嘴里就要吃。这些人见状，冷笑着回去报告庞涓。庞涓这才有些放心，说：“看来他真疯了，不用担心了。从此放松了对孙臧的看押。孙臧或早出晚归，回去就睡在猪圈里，或者混迹在闹市之中，随处睡卧。有时悲号不止，有时狂笑不已，竟说些漫无边际的胡言乱语。人们都认识他是孙客卿，见他疯成这样，多生怜悯之心，给了他一些吃的。尽管如此，庞涓还不放心，让地方上的小官每天早晨报告孙臧所在的位置，不敢完全不管。

再说墨子云游来到齐国，住在田忌家中。他的弟子禽滑从魏国而来，说到孙臧在魏国的情况。墨子听后叹息说：“我本想要推荐他，想不道反而害了他。”就把孙臧的才能及在魏国的遭遇告诉田忌。田忌进朝把这各种情况汇报给齐威王，并定好了营救孙臧的计策。